

中国国家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中国国家博物馆
馆藏法帖书系（第一辑）

安徽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史晨碑

明拓本



主编：吕章申
编著：杨扬





中国国家博物馆
馆藏法帖书系（第一辑）

安徽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史晨碑

明拓本

主编 | 吕章申
编著 | 杨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晨碑：明拓本 / 吕章申主编. — 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18.1

(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法帖书系 第二辑)

ISBN 978-7-5398-8083-9

I. ①史… II. ①吕… III. ①隶书—碑帖—中国—东汉时代 N. ①J29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18492号

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法帖书系（第二辑）
史晨碑（明拓本）

ZHONGHUA BAODIAN
ZHONGGUO GUOJIA BOWUGUAN GUANCANG FATIE SHUXI DI-YI JI
SHI CHEN BEI MING TABEN

出版人：唐元明

责任编辑：秦金根 金前文 史春霖

责任校对：司开江

书籍设计：张松 聂伟

责任印制：徐海燕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美术出版社（<http://www.ahmsscbs.com>）

地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15F

邮编：230071

编辑部电话：0551—63533622

编辑QQ：17025811

营销部电话：0551—63533604（省内）0551—63533607（省外）

印制：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9mm×1194mm 1/12

印张：5 1/3

版次：2018年1月第1版

印次：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398-8083-9

定价：59.00元

媒体支持：
书画世界 杂志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社法律顾问：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孙卫东律师

咨询出版
请扫描添加编辑微信



《书画世界》杂志
官方微信平台



安徽美术出版社
官方微信平台





中国国家博物馆
馆藏法帖书系（第一辑）

安徽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明拓本

史晨碑



主编——吕章申
编著——杨扬

序言

中国国家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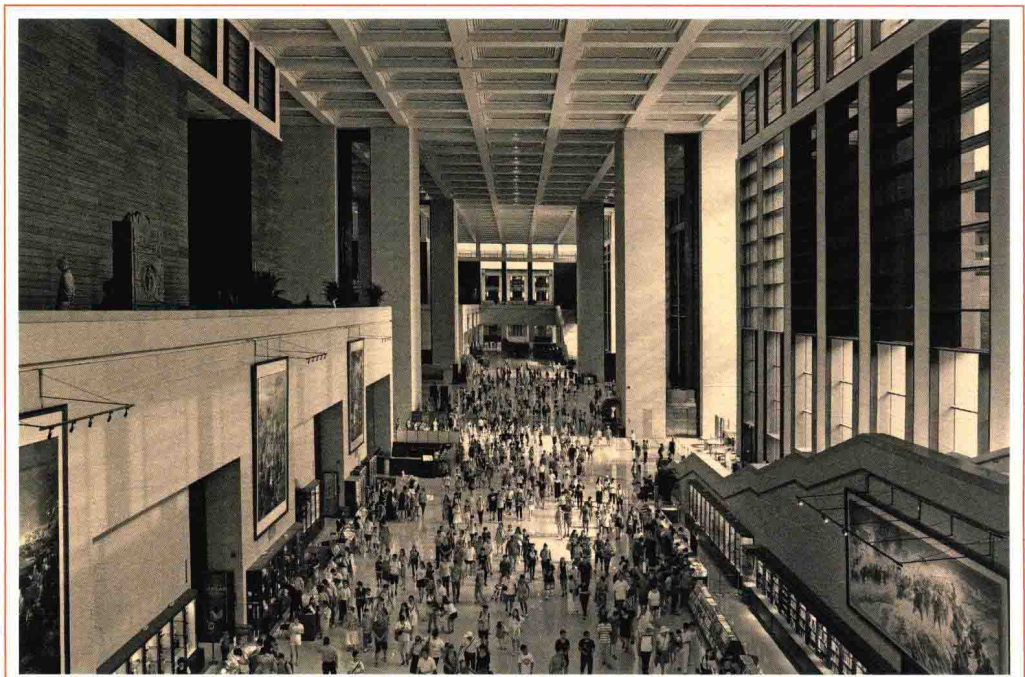
中国国家博物馆自一九一二年七月成立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一直以赓续中华文明为己任，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中国国家博物馆现有一百三十九万余件馆藏文物，其中书法碑帖类文物三万余件。这些书法碑帖类文物涉及甲骨、青铜、砖瓦陶、玺印、钱币、碑志、刻帖、简牍、文书、写经、卷轴墨迹等多种门类，时代跨度大，具有很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我馆这批丰富的藏品，可以基本展现中国书法乃至中国文字发展的脉络。这些珍贵的书法类文物是经过几代国博人不懈的努力，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通过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文物征集收购、接受社会捐赠等多种渠道汇聚而成。

中国国家博物馆于二〇〇三年二月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基础上组建而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历史博物馆曾编纂出版《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十五卷，规模宏大。中国国家博物馆成立后，以『历史与艺术并重』作为新的发展定位，这批书法类文物藏品的艺术属性，得到进一步发挥，二〇一四年我们编辑出版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中国古代书法》巨册，以高清的彩色图像、翔实的研究评述面世，得到国内外读者的广泛好评。

上述两种出版物的侧重点是著录，意在聚焦文物本身，呈现书法史脉络的系统性与完整性，便于读者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工具而观览与检索。而这次印行的这套《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法帖书系》则不同，它着重选取最经典的作品，以单行本的形式陆续出版发行。此书系共分十辑，一百册。它

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厅内景



的特点是可分可合。分可独立成册，使经典作品可以更为充分地展示，评述也进一步深入，以便于读者特别是学者临摹；合则可贯通为一部书法史，系统纵览法书的不同类型和其发展的经纬脉络。

该书系涵盖了甲骨、金文、砖瓦陶、玺印、钱币、碑志、刻帖、墨迹等门类，其文物信息、图像的完整性和清晰度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对每件文物，除了定名、时代、尺寸、释文、著录信息等，对比如甲骨、金文、简牍的出土、递藏情况，碑志、刻帖的刊刻、版本考订和名家卷轴墨迹的装潢样式、鉴藏信息等都做了充分的展示和介绍。每册还辅以我馆专家撰写的研究评述。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十分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书法艺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现在全国掀起了学习书法的热潮，包括很多外国人都十分喜爱中国书法。这是中国书法所蕴含的艺术魅力，也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十分可喜的现象。

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中华文化的祠堂和祖庙，是『中国梦』的发源地，也是国家的文化客厅，是国家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我们有责任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做出更多努力，进一步发挥国家博物馆的文物资源优势，更好地让这些文物活起来，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此次我馆与安徽美术出版社精心合作，出版这部《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法帖书系》就是基于这个目的。希望广大读者喜欢并提出宝贵意见。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 吕章申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日

概述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史晨碑》明拓本书影

文／杨扬

汉《史晨碑》刻立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一六九），是孔庙著名汉碑之一，碑阴、碑阳皆刻字，又称《史晨前后碑》。前后碑共计千字有余，可谓皇皇巨制。通篇书写流畅舒展、一丝不苟，丰满宏丽，法度严谨之外多有变化，端正和雅之余情趣丰富。现碑石仍在山东曲阜，碑通高二百零七点五厘米，碑身高一百七十三点五厘米，宽八十五厘米，厚二十二点五厘米，于一九九六年由孔庙移至孔府西仓汉魏碑刻陈列馆保存。

目前所知两面皆有刻字的汉碑仅存《史晨碑》一例。向东的碑阳一面称为《史晨前碑》，又名《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汉史晨奏铭》《史晨请出家谷祀孔庙碑》等，碑文共十七行，每行三十六字。而碑阴称为《史晨后碑》，又称《鲁相史晨飨孔庙碑》或《史晨谒孔庙后碑》，隶书，碑正文共十四行，每行三十六字。正文后刻有唐武则天大周天授二年（六九一）马元贞等人题跋四行。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汉史晨前后碑拓本》前碑拓共十开，起首缺『上尚书』的『上』字，『有益于民』后文字皆缺失。前碑之后有谭泽闿手录何绍基题跋及谭氏本人题记半开。后碑正文十四开半，附天授二年跋文。

《史晨前碑》录写了建宁二年鲁国丞相史晨与长史李谦联名上奏尚书的奏铭，首先报告史晨到任后礼谒孔宅、祭祀孔庙的事迹，继而奏请『出王家谷，春秋行礼，以共烟祀』，提议由国家出资进行每年的祭孔活动，最后一段为赞颂孔子德行的韵文。《史晨后碑》则陈述了史晨如何以个人俸钱拜谒孔子，并率众九百零七人飨礼孔庙、祭祀孔子的盛况。文章后段记述了祭祀之后史晨主持修饰庙宅、修通大沟、立市种梓等一系列活动。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史晨碑》明拓本书影



① 万经《分隶偶存》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

② 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卷五，《钦定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

③ 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容媛辑录，胡海帆整理《秦汉石刻题跋辑录》第七百九十三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九。

西汉武帝以来，经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学成为国家宗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的统治话语权得以确立。东汉自光武帝始，更有几代君主亲赴曲阜祭孔，对孔子的一系列祭祀礼仪逐渐规范化、日常化；地方重要官员更是争先立碑纪事，宣扬祭孔、尊孔事迹，是以庙碑层出不穷。庙碑既要表现出立碑者的威权，切合庙堂祭祀场合庄严肃穆的气象，更须呈现儒家所推崇的中和之审美理想，在众多汉碑中往往规格最高、花费最夥。庙碑所选用的石碑皆极精良，多延请当时著名书家书丹，再以良工名手完成石碑的镌刻。《史晨碑》立于儒家圣地曲阜孔庙，与《乙瑛碑》《礼器碑》并称『孔庙三碑』，是名气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庙碑代表之一。

《史晨碑》最早的著录可见于宋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并在宋赵明诚《金石录》、宋洪适《隶释》、明都穆《金燕琳琅》等重要金石著录中均有提及。作为汉隶成熟期的典范之作，风格古雅的《史晨碑》向来受到推重。万经《分隶偶存》中评《史晨碑》：『修饬紧密，矩度森然，如程不识之师，步伍整齐，凛不可犯，其品格当在《卒史》（《乙瑛》）、《韩敕》（《礼器》）之右。』①孙承泽《庚子销夏记》称：『史鲁相有二碑，石皆完好，字复尔雅超逸，可为百世楷模，汉石之最佳者也。』②对于书家而言，研习摹写《史晨碑》等汉碑更是追摹古人的不二法门。方朔在《史晨碑跋》中曾谈及此现象：『本朝习此体者甚众，而天分与学力俱至，则推上元郑汝器（郑簠），同邑邓顽伯（邓石如）。汝器戈、撇参以《曹全碑》，故沉着而飞舞。』③邓石如曾大量临写《史晨》，自称：『乃学汉分，临《史晨前后碑》《华山碑》《白石神君》《张迁》《潘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史晨碑》明拓本书影

校官》《孔羨》《受禅》《大飨》各五十本。三年分书成。①翁方纲自述：『予篋中汉隶拓本殆将百种，又手自钩摹汉隶人所不易多得者，又数十种。』②

《史晨碑》虽有宋代著录，但并无可靠的宋拓本可见，文献中提到的宋拓本有些现已证实为明拓，有些则已佚失而难以考证。吴湖帆认为，宋代『盛行集帖，不尚碑刻，凡世传宋拓古帖，不论整残，所见犹夥；至于碑碣，凡初唐诸刻，宋拓尚可见，汉魏则绝无也，盖亦风尚使然』③。在汉《景君铭》跋文中，他更明确提出『汉碑世无宋拓，其号称宋本者，皆明拓之古者』的论点。虽言辞之间有失绝对，但仍可视作对《史晨碑》无宋拓的合理解释。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史晨碑》拓本为明初所拓，碑文第二行『阐弘德政』中『阐』字右边竖笔完好，而现存其他版本中此笔均有残损。另外，碑文第九行『有益于民』的『益』字最后一笔横未连石花。从这两处显著特征可推断，此本当为目前所见最早本。

谭泽闿在前碑拓片之后抄录了何绍基为其旧藏本作跋文，何氏跋文原迹现藏于上海图书馆，题于一册《史晨后碑》拓本后。何氏先是指出孙承泽在《庚子销夏记》中将前、后碑颠倒之误，接下来抄录了翁方纲在《金石记》中对乾隆丁酉年（一七七七）抬碑出跌事件始末的描述。

明末清初间，《史晨碑》重立时因跌座过深，最末一字落入跌座中不能拓出，所得拓本便为每行三十五字，是为翁方纲所说『百年前本』为三十五字本缘由。尔后在翁氏授意下，由孔浦孟组织了一次抬碑。然而，尽管此次抬碑出跌后可以看到最末一行字，但文字下端仍与石座相连、难以捶拓，最多只能

① 包世臣《邓石如传》，穆孝天，许佳琼编《邓石如研究资料》第二百一十二页，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九八。

②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影清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一千四百六十册第六百七十八页。

③ 吴湖帆题于其自藏《唐昭仁寺碑》宋拓后。

拓得三十五字半，拓工或为省事，仍旧只拓三十五字。具体论断可参考方若《校碑随笔》：『明季至国初拓本每行末一字皆未拓，只三十五字，埋入土中故也。乾隆年间升碑后乃拓全，然末一字皆余半而已。若行旧拓本每行三十六字，则宋元或明初拓本矣。』^①

谭泽闿在抄录后附一段自书跋文，称：『右醵叟自跋所藏卅六字本《史晨》在诗孙梅庵处，余屡见之，今归南京蒋苏龛，生平所见殆为第一。今穀孙吾兄示此残册，亦卅六字，纸墨沉古，与何本正同。』谭氏以纸墨及拓功来推断此前碑与何子贞所藏后碑为同一本。而王壮弘、仲威等历代碑帖鉴定专家据此误将国博藏《前碑》称作『何绍基旧藏本』。然而，从何氏本人文集、题跋等材料中，并无其曾藏有此本的佐证。谭泽闿跋文中所提到的梅庵即李瑞清，蒋苏龛实则为蒋苏庵（龛），应为谭氏笔误，蒋苏庵即蒋国榜，是民国时著名富商、西湖蒋庄主人，曾师从李瑞清。此本中有孙祖同（字伯绳，一八九四—？）、蒋祖治（字穀孙，一九〇二—一九七三）两人铃印。未见更早的题跋或鉴藏印。虽然国博本《史晨碑》前碑『有益于民』以下内容均缺失，为『残本』，但拓工、用纸、用墨皆为一流，诚如谭泽闿在跋文中说：『大美忌完，固不以阙佚为憾也。』

此本前后碑拓本为后人拼配本。与前碑相比，后碑拓片字口不够清晰，略显疲弱，用纸、用墨也无前碑精良。《史晨碑》向来常有只拓前碑而不拓后碑的情况，故后碑拓片较之前碑稀少，前、后碑拓本分作两件拆开售卖也屡见不鲜，因而不同版本的前后碑拓片拼配现象十分常见。国博藏本的后碑拓本也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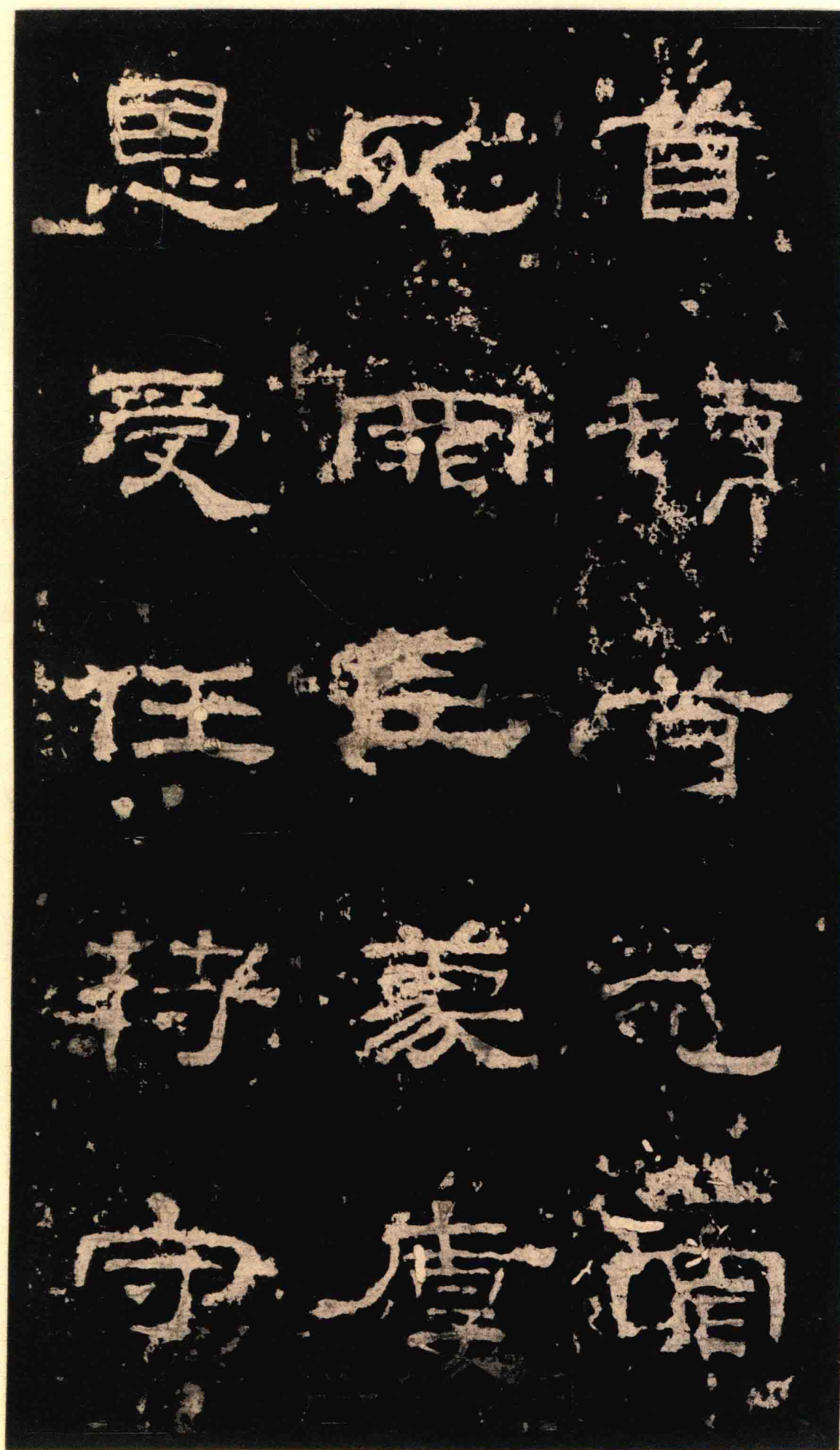
三十六字本，应同样是重修入跌前所拓，有沈梧（字旭庭，道光年间举人，江苏无锡人。善书画，精收藏，斋号古华山馆）鉴藏印。



建宁二年 三月癸卯朔 七日己酉 鲁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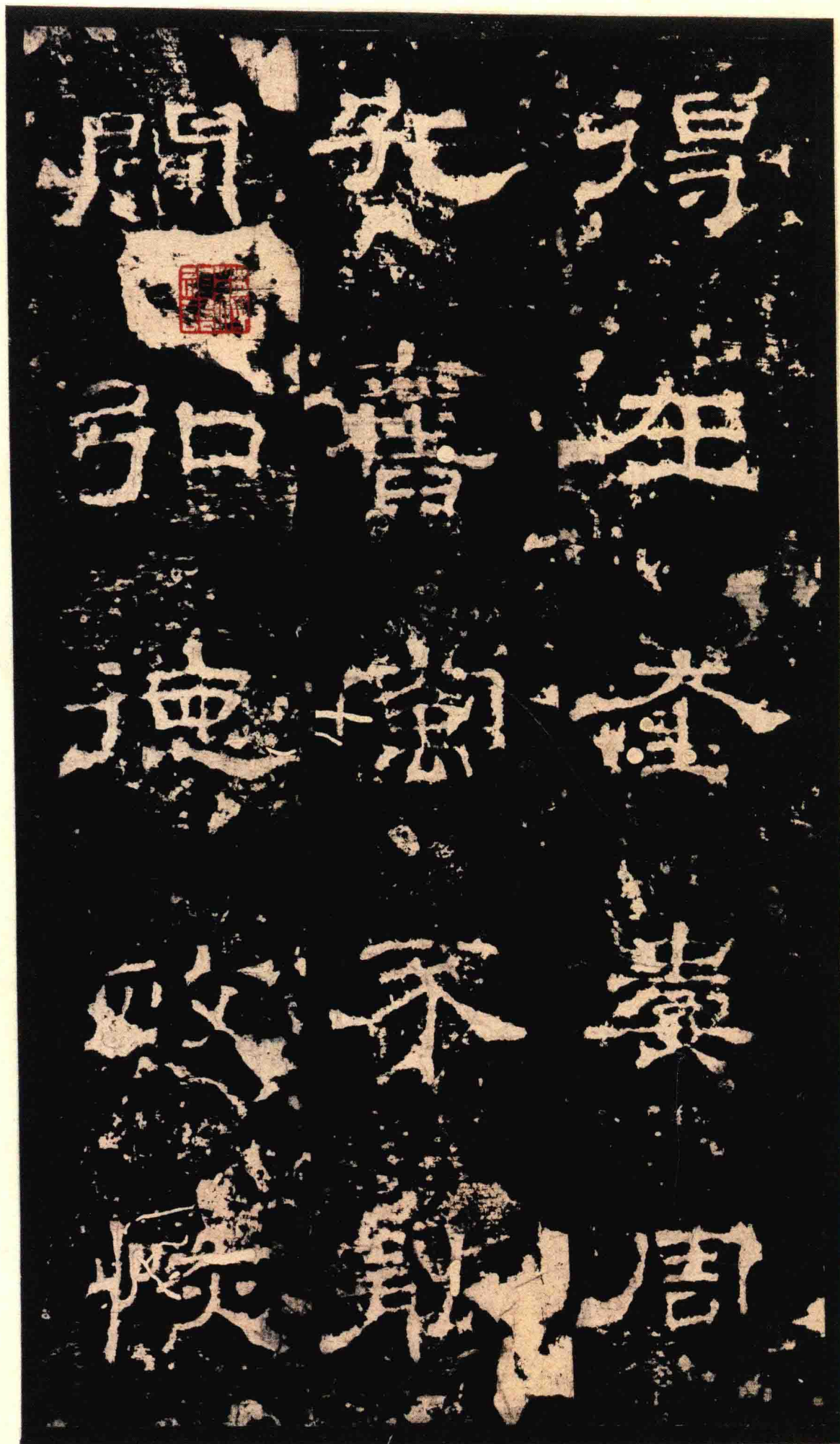
臣晨 长史臣 / 谦顿首死罪 / (上) 尚书 臣晨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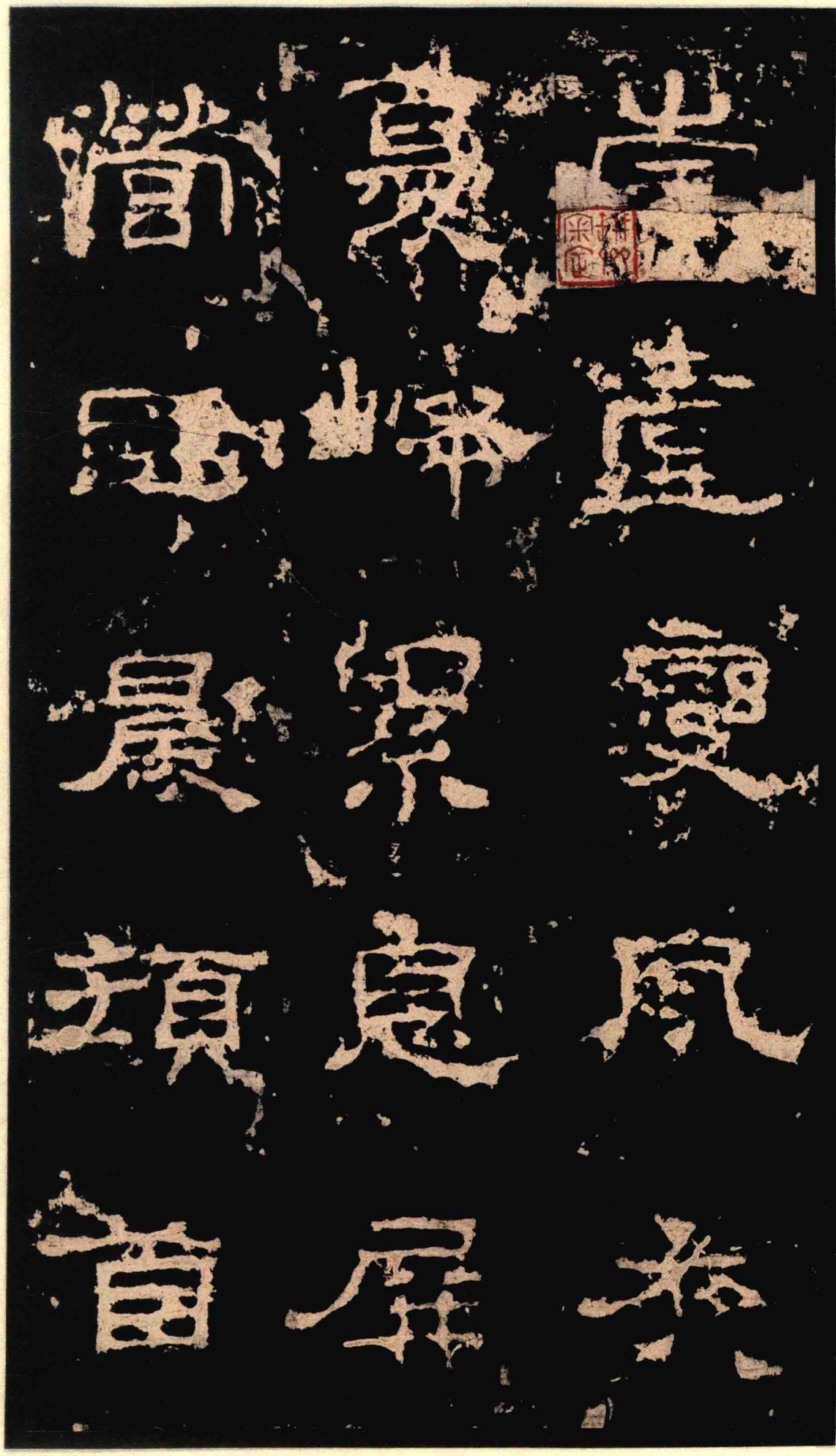
臣晨 长史臣 / 谦顿首死罪 / (上) 尚书 臣晨顿 /



首頓首 死罪／死罪 臣蒙厚／恩 受任荷守／

得在奎姿 周／孔旧寓 不能／阐弘德政 恢／





崇壹變
夙夜／忧怖
累息屏／营
臣晨頓首／

類首死罪死／罪 臣以建寧／元年到官 行／

類首死罪死
臣以建寧
元年到官
行

秋獵
飲酒畔／宮
畢
復禮孔／子宅
拜謁神／

